

<<响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响器>>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5289

10位ISBN编号：7532125289

出版时间：2003-08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刘庆邦

页数：36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响器>>

内容概要

这是文坛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之誉的著名作家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入其精选的作品28篇。

这些作品大都是描绘普通人的生活，情节曲折，跌宕，文学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诗情画意；闪烁着人情美，人性美的光辉，为读者建造一个个美好的感情世界。

他的小说或柔美，或酷烈，文风酷似沈从文，汪曾祺。

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著名评论家张锲称赞说：“读他的作品科是一种人生享受，像是烫了一壶辑了梅子的绍兴陈酒，一口口慢慢品来，甜甜的，热热的，酸酸的，那么绵长，那长值得回味。

” 他的小说不仅称誉中外文坛，而且不断荣获各项文学大奖，是文学界的“获奖专业户”。

<<响器>>

书籍目录

梅妞放羊响器踩高跷户主拉网谁家的小姑娘毛信夜色鞋红鹅躲不开悲剧草帽五月榴花姐妹女人青春期
金色小调起塘信种高粱 喂鸽子小小的船幸福票回乡知表阳光嫂子和处子相家雪花儿那个飘走新客

章节摘录

我把忧郁的心情带到了学校里。
我很少主动跟同学们说话。
有同学跟我说话，我的回答也尽量简单。
我在心里对同学们说：你们真幸福；你们什么也不懂！
我放不下大姐的事，蹙着眉头，像是一直处于思索状态。
现在想来，那种样子是可笑的，甚至有作态之嫌。
因为思索根本谈不上，也毫无成果，只能在表面上给同学们和老师留下一个郁郁寡欢的印象。
这天上午，章老师给我们班上地理课，讲的是关于新疆的地质、气候条件和物产等等。
章老师和往常一样，讲课时总是习惯从讲桌后面走出来，一边讲一边做手势，讲得很带劲很形象。
可能是我的心理与往常不一样，我觉得章老师的眼睛老是能看到我。
我低下眼装作专心看课本，把章老师的目光躲开了。
我想，堂嫂给章老师的儿子介绍我大姐，章老师不会不知道。
因为章老师是他们家的家长，他们家的重大事情必须通过章老师定夺。
堂嫂会顺便跟章老师提到，作为大姐的弟弟，我就是章老师的学生。
母亲把处理大姐事情的决定权交给我，热心的堂嫂也会把消息及时转告给章老师。
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我成了矛盾的焦点，连章老师都在等我一句话。
这正是我的忐忑不安之处。
说一句不嫌害臊的话，我这个年龄，有时候还尿床，我连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凭什么管那么大的事情呢！
万一章老师跟我提起这个事来，不是让我为难吗！
一个学生娃子，要是违背了老师的意志，会有什么好处呢！
章老师讲到了新疆的哈密瓜，他说哈密瓜太甜了，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品种的瓜都甜，而且香，让人一见就禁不住流口水。
章老师说你听这瓜名，哈密哈密，哪里是吃瓜呢，是喝蜜呀！
章老师问全班同学，谁吃过哈密瓜？吃过哈密瓜的同学请举手。
同学们左右看看，没有一个举手的。
章老师不无遗憾地说，其实他也没吃过哈密瓜。
对章老师说的实话，同学们轻轻地笑了一下。
章老师建议，以后哪个同学若有机会到新疆，一定要尝尝那里的哈密瓜。
当然了，如果哪位同学还记着他这个章老师，愿意给他捎回一个哈密瓜，他也不反对。
这时，章老师又提了一个问题供同学们回答，谁愿意给他捎一个哈密瓜？新疆那么遥远，这个问题让人觉得太不着边际了，同学们没有一个回答的。
我不敢看章老师，但我觉得章老师在看我，章老师目光炯炯的，像是对我满怀期望。
我的头蒙得好大，身上的汗也出来了。
还好，章老师总算没让我回答有关哈密瓜的问题，而是点了和我！
司桌的一位女同学的将。
女同学从座位上站起来，却不记得老师让她回答什么问题。
同学们替章老师告诉她，章老师问她愿意不愿意给章老师捎一个哈密瓜。
还没等女同学回答，好多同学就敦促她回答愿意不愿意。
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说愿意。
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笑了。
章老师也笑了，章老师说，他不过跟同学们开个玩笑，千里迢迢的，他哪能真的让同学们给他捎哈密瓜，同学们有这个心意就行了，就算没有白白师生一场。
下课后，我心里还在跳。
要是没有大姐的事，我乐意回答章老师提出的任何问题。

<<响器>>

有了大姐的事压在心头，章老师提出任何问题，我都会与大姐的事联系起来，觉得事关重大，不好回答。

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拒绝让大姐与章老师的儿子见面，是因为我自己申请入团的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学校的一位团支部副书记（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与我们村某家有亲戚关系，对我们家的情况知道一些）找我谈话，指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写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对团组织的态度。

我父亲是在旧军队里干过，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已经埋进土里好几年了，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怎能说得清。

我说我父亲早就死了。

当时我对这个事情理解得比较简单，以为人一死就一了百了，没什么事了。

团支部副书记笑了笑，对我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話，让人驳不倒。

他说死不死都一样，历史问题不会因为人死了就不存在了。

这么说来，我申请入团的事就算吹了。

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相当沉重，甚至比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都沉重。

父亲死了，我们还有母亲，我们照样可以长大成人。

而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却有可能长期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在别的方面不能健康成长。

这没有办法，如同我一生下来就确定了我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就只能是父亲的儿子一样，不可更改。

我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家庭。

我们家整体的贫农成分是不错，但掩盖不了个别成员为过去的政权效过力的事实。

个别成员的历史问题有时被放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遮盖了我们家良好的贫农成分，使我们家的贫农成分变成打上问号或泼了墨的贫农成分。

这样的贫农成分比不好的成分好一些，比纯粹的贫农差一些，介乎于纯粹贫农和不好的成分之间。

怎样掌握我们的命运，全看人家是拉还是推。

人家若是拉，我们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人家若是怀疑我们革命立场的坚定性，往外推我们，我们也没脾气。

我个人的体会，每到关键时刻，有人就不轻不重地推我一把，把我推到暗淡和伤心的境地。

比如在入团这个事情上，人家毫不费力地就把我推开了。

按说自己有了这样痛苦的体会，对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应该有所同情，有所认同，恰恰相反，别人越是指出我父亲历史上的问题，我们越是急于择清自己，急于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家划清界线。

试想想，父亲留下的阴影已经使我们的家庭不堪承受，如果再与富农家庭的人连姻，岂不等于雪上加霜！

我向母亲说了反对意见，事情就算过去了。

不管是堂嫂、母亲，还是大姐、二姐，她们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

她们信奉一家有女百家问的说法，哪家来问都可以。

至于都是哪家问过了，就不必放在心上。

可对于我，事情好像并没有过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时地就在我心上走一下。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章老师的家庭成分，只知道他是我们的老师。

章老师讲课好，待人和蔼，我对章老师向来是尊敬的。

自从我阻止了大姐和章老师的儿子见面，我隐隐觉得欠了章老师一点什么的，似乎有点对不起章老师。

我尽量减少在校园里走动，以免碰见章老师。

远远地看见章老师走过来，我赶紧躲进宿舍或厕所去了。

章老师的办公室，我更是视为禁区，再也不敢走进去。

可是，章老师还担着我们的课，每逢章老师给我们上课，我还得硬着头皮去听。

那件事情我没跟任何一位同学说起过，连对最要好的同学我都没有透露半分。

自己的事就该自己消化，我不愿意让同学们看出我情绪上有什么明显反常。

在课堂上，我的眼睛要么躲藏着，要么虚着，反正不与章老师的目光发生对视。

<<响器>>

其实我偶尔发现，章老师不再注意我了，他的目光从我头顶越过去，不知看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使我产生了不好的预感，章老师不再看我，是不是正表明他对我有“看法”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预感。

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电，每天上晚自习都是用罩子灯。

罩子灯与各家各户用的小煤油灯不同，从照明效果看可以说上了一个大台阶。

顾名思义，罩子灯是有罩子的。

它的罩子是用玻璃做成的，下面口大，上面口小，中间鼓着一个圆圆的肚子，摸去十分光滑。

把玻璃罩往灯口上一罩，灯盏顿时明光瓦亮的。

有风从教室窗口吹进来，灯头儿毫不动摇。

每天上晚自习时，我很愿意欣赏一下罩子灯的灯头儿。

在我看来，它如一朵开不败的黄花，甚是美丽。

上晚自习时，我们是四个同学共用一盏灯，为一个灯组。

事情出在灯罩子上。

一天，一个同学不小心，把我们灯组的灯罩子打碎了。

罩子灯离不开灯罩子，一没灯罩子灯就不亮了，我们要求那个同学赔我们灯罩子。

那个同学虽然很不情愿，但又没什么可说的，只得跑到镇上给我们灯组买回一个新灯罩。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